

残酷的天才

上 册

翁 文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Том I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4 г. 译出

残 酷 的 天 才
上 册
翁文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27,000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7-5327-0368-1/I·170

定 价: 6.40 元

目 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	1
--------------	---

童年时代 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

《回忆录》选	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41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伊·萨维里耶夫	107
回忆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	康·亚·特鲁托夫斯基	117
[文学生涯的开始]	亚·叶·李静坎普	123

作家的成长

《文学回忆录》选	德·华·格里戈罗维奇	135
《引人注目的十年》摘抄	巴·华·安宁科夫	158
《回忆录》选	阿·雅·巴纳耶娃	162
《回忆录》选	弗·亚·索洛古勃	168
一八七七年《作家日记》选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71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斯·德·雅诺夫斯基	179

在彼得拉谢夫斯基派分子中间

惨剧 西伯利亚

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	亚·彼·米留科夫	211
-------	----------	-----

《回忆录》选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239
《我的回忆(1849—1851)》一书节选		
.....	德·德·阿赫沙鲁莫夫	266
《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书节选.....	彼·库·马尔季扬诺夫	280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选		
.....	亚·叶·弗兰盖尔	292

走向第一高峰

回忆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	尼·尼·斯特拉霍夫	317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会面		
.....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384
《人生途中的会见》节录.....	巴·米·柯伐列夫斯基	389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亚·彼·米留科夫	394
文学家们演戏.....	彼·伊·魏恩贝尔格	400
《童年回忆》选.....	苏·华·科华列夫斯卡娅	409
回忆录.....	玛·亚·伊凡诺娃	439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	恩·冯·福赫特	452
缩略用语说明表.....		46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同时代人

一八七二年，华·格·彼罗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一幅著名的画像。作家的妻子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画像十分满意：画家捕捉到了“创作的瞬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静静地坐着，两手的手指交叉，抱住膝盖，在那里“自我观察”^①，但画像还是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活力的印象。高高的前额，紧蹙的眉毛，表现着精神的紧张，脸上的整个神情显示着连续不断的思想活动和感情变化。

是的，捕捉到了“创作的瞬间”，彼罗夫出色地表现了作家全身心沉浸在创作、沉思、探索之中。

一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论述说，画家应当“更多地表现思想过程”。“比如，肖像画家要给对象画像，他让对象坐下来，仔细观察，作事先准备。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从实际作画中知道，人并不是始终都象他自己，所以画家在寻找‘他的面貌的主要思想’，寻找对象最酷似他自己的那瞬间。肖像画家的才能就是善于捕捉和抓住这一瞬间。”^②人“最酷似他自己”的时候就是他的个性的“主要意思”，他的观念、观点、目的、性格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表现得最充分的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写过，他在文学事业上的目的和希望是“在我死去之前，尽可能充分地发表意见”。^③

充分发表意见——这就是目的和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

情和对人对事的态度——这才是心中最珍贵的理想。彼罗夫的功绩就在于他抓住了“创作的瞬间”，他觉察到了作家的沉思中、内心活动中潜藏着天才的隐秘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总是在作家要创作一部能发表自己意见的作品之前就存在了。

生活的意义在于创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就有的观念。回想起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他在《死屋手记》的结尾处写道：“我等待着，我呼唤自由快些到来；我想在新的斗争中再考验考验自己。自由并不是因为被剥夺过自由而歇一歇，因为受过深重的苦难和考验而犒劳一下自己，也不是为了过平平安安的生活。自由是为了行动，为了创作，为了把心中蕴蓄的思想和观感具体表现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来有一副社会性的、富有公民感的积极性格。时代总是很有威力地侵入他的作品。仅仅说他非常关心人民和国家的生活还不够，这是他的血肉相连的事业，他的生命。他常常犯错误，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站错位置，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冷淡的、漠不关心的袖手旁观者。他的成长，他的发展，他的创作活动的历史是和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人民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充满了什么样的事件，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激战、政治激战和思想激战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啊！他是在四十年代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在果戈理

① 也可译作“观察自我”，即作内心的省察，“内省”的意思。——译者注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第78页。

③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第2卷，第175页。

和别林斯基的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参加过彼得拉谢夫斯基派分子小组，和彼得拉谢夫斯基派分子一起受审判，和他们一起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等候枪决；服了四年苦役，当了五年兵。他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一年的革命形势，反动派猖獗的年头，七十年代新的革命热情的高涨，新的镇压和反动派横行霸道的浪潮。社会基础的巨大变革，俄国——无论是农奴制的俄国还是稍加改革后的俄国——的劳动群众的苦难，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巩固，社会矛盾、思想矛盾和精神矛盾的全面尖锐化——这是当时国内生活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为人和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是作者们的最深刻的肖像，书中包含着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对人的态度，对生活现象的评价，他们的气质……然而即使艺术家本人的生活，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艺术家的人性的特点，对于后代人也是饶有兴味的。须知在代表一定时代的俄国社会的人物当中，俄国作家乃是时代和环境的鲜明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个性是十九世纪俄国生活中一个意义重大的现象。这种现象虽是世界性的，然而重要的是恰恰在俄国现实的激流漩涡中出现这样的人物！文学回忆录中所表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动风貌，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回忆录作者们所提到和所描述的他个性的“主要意思”，不可能不使我们激动。

苏联的文艺理论力图研究充满了痛苦的矛盾和复杂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丝毫不予以简单化，也不夸张，清楚地看到，清醒地评价他的长处和短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摘革命，又不能容忍现存制度的不公正；他号召顺从，却又愤怒谴责践踏人

类尊严的人；他向神祈求，却又屡屡描写生活如何在摧毁宗教观点。

避开这些矛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作片面的、简单化的、空泛的描述，那就意味着拒绝了解十九世纪俄国所产生的一种就其能力和多才多艺、就其痛苦而又复杂的表现方式而言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要知道，直到一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在继续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貌被人从极不相同的观点来观察，人们对这个面貌的特点作出极不相同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

谨慎、稳健的雅诺夫斯基医生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对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亚·米留科夫写到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他是斯拉夫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尼·斯特拉霍夫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每个俄罗斯人一样”，厌恶“各种不顺从的思想”，如此等等。回忆录的作者们引用自己的观察和回忆，引用“事实”；然而，一些个别的“事实”还构不成全部真实。真实是从分析和对比所有的事实中，从考虑所有的矛盾中，从概括全部资料中形成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这样，他的活动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中心，他的作品常常引起他那一代人的剧烈冲突和互相抵触的评价。

回忆录就是回忆录；不能要求回忆录写得详尽无遗；回忆录作者只提供面貌的特征。认识一个人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人的看法。一部分现象似乎不大重要，被人忘掉，另外一些现象被人主观地加以解释，好些事实在时间上往往颠倒。回忆录总是需要考订，注释。

常有这样的情况：回忆录作者所回忆的那个人太伟大了，作者难于理解他。上文提及的斯·德·雅诺夫斯基就因为这缘故

不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他对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熟悉的，可他留下的却是一幅满怀同情的、然而平面的肖像。作家的兄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详尽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可是他却不能或多或少地深刻理解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精神世界。阿·雅·巴纳耶娃留下了一幅幅素描，但是摆脱不掉某些傲慢——毫无道理的傲慢。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一个神经质的、没有自信心的、爱面子而又怪可怜的青年人，没有反映出那位勇敢地发现生活中的新现象的大艺术家的特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写作《穷人》那个时期）就已经是个大艺术家了。

但是，尽管如此，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还是他的生平经历的重要史料，有助于我们更生动、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个性和性格，有时候还能阐明他的创作。这些回忆录能比较具体地提供他一生活活动中的要点——他同祖国的联系，和俄国生活的联系，与同时代人的联系，——不了解这个要点就无从了解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就遇到人间的“出奇的”贫穷，人的屈辱和没有防卫能力。他的父亲在玛丽雅医院执医业，这个单位是“为穷人”的机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就住在医院的厢房里。作家的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平民知识分子，曾为贵族服务过，但是没有积攒起什么财富，正如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①所回忆的那样，他经常对儿子们说，他们“应当有决心自己去闯出一条路来，否则他死了以后他们将沦为乞丐”。一家人经常害怕陷入贫穷的罗网，贫穷的种种形象包围着寄寓于医

① 作家的弟弟，见本册第41页的作者简介。

院厢房里的医生家庭，这户人家暂时还可算个小康人家。

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千方百计要摆脱这种威胁，保障孩子们的未来，遂于一八三一年在土拉省扎拉依斯克附近买下一个小小的田庄。这块领地和幸福的回忆联系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那里过夏天，摆脱城市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息（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到这一点）。不过后来又同最强烈地震撼青年时代的作家的那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一八三九年，田庄的农奴把作家的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孤儿，没有钱，在工程专科总校的纪律严格、吹毛求疵、刚愎自用的环境里，花了几年的时间去学他不喜欢的专业，搞他深以为苦的科学。在专科学校里，就象德·华·格里戈罗维奇所回忆的那样，“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非正义现象，军队里^①盛行的盗窃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升官发财思想使他愤怒。在专科学校当过值班军官的亚·伊·萨维里耶夫回忆道：“部门里有许多事情使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愤慨……在他的管区内，他不忍目睹农奴囚犯戴着脚镣手铐干活，不忍目睹发生在驻守喀琅施塔特的军队里的镇压。”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烈地感受到长期的经济拮据，他觉得，这使他在比较富裕的同学的眼里，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信向父亲要钱：“不管愿意不愿

^① 工程专科学校是一所军事性质的专科学校，详后。

意,我得完全迁就眼前我所交往的这伙人的规矩。为什么要拿自己做例外呢?这种例外有时候常会使人遭到极大的不愉快。”^①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说得对,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强调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他要让人家知道,他“不比别人差”。他充满了神经质的、紧张的忧虑,怕有人认为他不够资格待在军官阶层。“……他不是同实际的需要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与环境不相称的经济状况作斗争,甚至不是同实际生活上的需求,而往往是同他的变态心理的要求作斗争。[……]我和他在同一个营地,住同样的麻布帐篷[……],没有自备的茶,也没有自备的靴子,只好满足于公家的供应,又没有装书的箱子,尽管我看书不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我凑合着过日子。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实际的需要,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如其他同学而已,他们有自备的茶喝,又有自备的靴子和书籍。”

未来的作家是高度敏感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使自己避免遭受可能会有的嘲笑或者仅仅白眼相待,人们公正地看到,这种心理状态,不仅有个人的病态,天生的腼腆,而且还有一个在小市民阶层里长大、后来落入另一个环境的人竭力想要战胜社会的不信任的愿望^②。

真正的穷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后来他父亲死了,他从总工程专科学校毕业,决定退役离职之后才认识到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衷心喜爱文学。在工程学校学习,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卷,第52页。

② 见弗·基尔包金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1960年,第17—22页。

后来在绘图局供职，使他苦恼，经常牢骚满腹。放弃差使，退职，在文学界还不曾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职业，没有钱，这意味着他要表现出一种决心，准备去迎接没有着落、没有保障的生活，遇到种种巨大的困难。况且他的亲属们，虽然稍稍支持过他，却也并不赞成这样“轻率的”步骤。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抉择。他常常身无分文，从一间“向住户租来的”房间搬到另一处，他借债度日，造成自己陷入依赖高利贷者的局面，受重利盘剥；一旦有了钱，他又花钱如流水，快得惊人。他饱尝了彼得堡的穷苦的公务员、小市民、小官吏的屈辱的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住的是顶楼和屋角落，后来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拉斯科尔尼科夫^①说：“低矮的天花板和狭窄的房间使心灵和思想憋得慌，”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是作者的亲身体验。

“我没有一文钱去买衣服[……]。人家当真会拉我进监狱（这是明摆着的）。极其喜剧性的情势[……]。主要的是我将会没有衣服穿。赫列斯特科夫^②只同意以体面的样子去蹲监狱。我如果连裤子都没有，哪来这体面的样子呢？……”他在给兄弟的信中痛苦地戏谑道。“我为吃饭而写作”，“我如果不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也许要跳涅瓦河了。有什么办法呢？”^③

然而，即使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也没有产生过去担任公职、去做官或者当军官以度日的想法。李静坎普医生的回忆录中就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责，认为他不会精打细算，缺乏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轻信，——这些品质确实是他生来就有的，

① 《罪与罚》中的人物。

②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

③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卷，第78、74、75及79页。

但是学风很重而资质中庸的李静坎普毕竟不懂得主要的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没有保障、没有着落的生活为代价，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对于创作，对于作为作家的他能和他所需要、他所感兴趣的那个世界进行自由交往，保持独立是必需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这个世界的社会冲突的尖锐，而且“连同它的全体居民，强者和弱者，连同它的全部住所，穷人的栖身之所或金碧辉煌的宫殿”^①也一起看到。他认清了身居金碧辉煌的宫殿的人们的邪恶力量，金钱的压迫力量，为金钱服务的政权的压迫力量。后来服苦役时他遇到不计其数的更加可怕的苦难和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但是他不仅感觉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活的压抑沉重，还感觉到诚恳的普通人的精神力量，这些人即使在首都贫民窟的黑暗角落里，在“死屋”的四壁之外，都保持着理智、同情心和对人的信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作家的书信，对他的那些描写“穷人”、“小人物”的悲剧性作品，乃是一种独特的注释。

《穷人》问世后，别林斯基惊叹道：“荣誉和声望归于年轻诗人，他的诗神喜爱住顶楼和地下室的人。”^②然而作家的诗神也善于憎恨：她憎恨庸俗的小人、守财奴、追求升官发财的人、冷酷的人、吝啬者及自私自利的家伙。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面了解这个世界，用众多的形象体现这个世界，一面对俄国社会想要了解当时现实真相的迫切要求作出回答。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80年，第6卷，第156页。

② 《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第9卷，第554页。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表明，文学很早就进入未来作家的精神生活，迅速占据了他的整个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火鸟、阿辽沙·波波维奇的俄国民间故事开始，从孩子能看懂的圣经故事转向卡拉姆静、杰尔查文、扎果斯金、拉谢奇尼科夫，然后又转向普希金和果戈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起，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和费道尔怎样从读学校里教学大纲规定的正规书籍转到读当代作品，这些当代作品尚未停滞在学校的教学史上，还没有成为虽然壮丽但却呆板的形象。

“应当记住，那时候普希金还是当代人。对他，象对当代诗人一样，讲台上还很少谈到。教师们还没有要求把他的作品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在文学教师中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的声望那时候也还不及茹科夫斯基。就是照我们父母的看法，他的威望也还是比较小的，以致屡次引起两个哥哥（即费道尔和米哈伊尔）方面的强烈抗议。”

普希金的死讯传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正好是他们的母亲刚死不久，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哥哥们几乎要发疯了。费道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谈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从童年时代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普希金成了作家的同路人。

正如斯特拉霍夫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受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教育，还经常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

雅诺夫斯基医生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和果戈理“看得最高，谈起这个或那个时，常常凭记忆引用他们作品中一个个完整的场面或章节[……]。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果戈理的作品从来不知疲倦，时常大声朗读，解释作品，讲解很细

微的地方。他看《死魂灵》几乎每次都要掩上书本赞叹道：‘对于所有的俄国人，他是个多么伟大的教师，对于我们作家兄弟尤其如此！这才是一本案头必备的书！老兄，您每天看一点吧，哪怕只看一章，但是要看；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既有马尼罗夫的甜腻，又有罗士特莱夫的粗野，还有梭巴凯维奇的呆笨粗鄙以及其他种种恶习和愚蠢。’”

陀思妥耶夫斯基屡次讲到果戈理对人们的性格和相互关系的奥秘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也赞赏果戈理的揭露卑鄙和庸俗的有力，能从小官员丢失一件外套而创作出“可怕的悲剧”^①，激起对“小人物”的爱。稍过一些时候作家会说，果戈理的作品“以最深刻的、异常困难的问题使人们心里难受，在俄国人的头脑里激起最不平静的想法”。^②

回想起精神形成的年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怀疑和否定的恶魔，写到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他们伴随着当时年轻人的精神探索。^③

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教人们去了解日常悲剧的意义，这种悲剧在日常生活中窥伺着人们，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平淡无奇，不易为人察觉；他们又教人们不要容忍身边的丑恶与畸形的事物。他们对培育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公民和作家的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专心致志地观察国内的生活，不是研究它的堂皇的一面，而是研究它的日常的风貌，他逐渐掌握本国文学的经验。有时候，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往往片面地、不正确地解释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80年，第8卷，第50页。

② 同上，第11卷，第250页。

③ 同上，第8卷，第50页。

前辈们的遗产，偏执地特别注意遗产中提出的要人们“顺从”、“不要高傲”的呼吁。不过作家创作中的一切精华却发展和丰富了伟大的俄国文学的进步传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熟人，他的工程专科学校的同学们详细讲到未来的作家也非常关心外国文学。

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九岁的时候看过舞台上演出的席勒的《强盗》，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对席勒的高尚的、浪漫主义的主人公们爱得入迷，席勒对他的精神上的自我觉悟起过这样的作用。“我把席勒的作品背熟，用它来说话，老是挂在嘴上；我以为，在我生命的这样一个时期，命运让我认识了伟大的诗人，这是命运在我的一生中所做的凑巧的事情。”^①这几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待在工程专科学校里的艰难年头写的。诗人的仁爱的豪情，奔放的热情，他的思考和感觉的方法，给予少年人以强烈、有益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席勒的精神比较合俄国人的心意，而不大对法国文学教授的胃口^②，他的话是对的。对于官方的教授们来说，席勒是一个研究和诠释的对象；对于年轻的探求真理的人们来说，席勒是促进思想和精神发展的重要因素，解放思想的本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专注的兴趣阅读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霍夫曼和狄更斯的作品。

据李静坎普回忆，法国作家当中，“巴尔扎克、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特别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喜爱。”作家自己的证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卷，第57页。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第809页。

词也肯定了这一点，“巴尔扎克伟大！他的那些典型是宇宙中全部智慧的产物！”——他在一八三八年就写道^①。得知乔治·桑去世，他在一八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回忆道：“这位诗人当时得到我的多少欢呼，多少景仰；她又给过我多少欢乐，多少幸福！我大胆写上这几句话，因为句句是真实的。她完全是我们的（也就是我国的）一个同时代人，——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我以为，小说中典型和理想的这种童贞式的、极其高尚的纯洁，叙事语调的严谨的朴实之美，当时使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同样也使还是青年的我感到震惊……”^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雨果的创作中发现“失足者重新做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亲切的。

伟大的西方作家增强了他的求解放的愿望，坚定了他对人类的信心，帮助他更好、更深刻地了解人类社会，鼓舞他去为反对社会的不公平而斗争。

随着西方作家的书籍传入俄国，也带来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以及底层群众的民主运动的经验。他们提供了以清醒的艺术家的敏锐目光看待生活的榜样，生活中沸腾着复杂的社会斗争，压迫、剥削和镇压的势力盛行。工程专科学校既不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知识，又不能给他伟大的道德思想。紧张的工作的年代要求他成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具有强烈的社会感的作家和公民。有些人认为，罕见的直觉帮助他了解人，判断人物的特殊性，深刻理解人的个性中隐藏得最深的

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1卷，第47页。

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11卷，第308、311页。